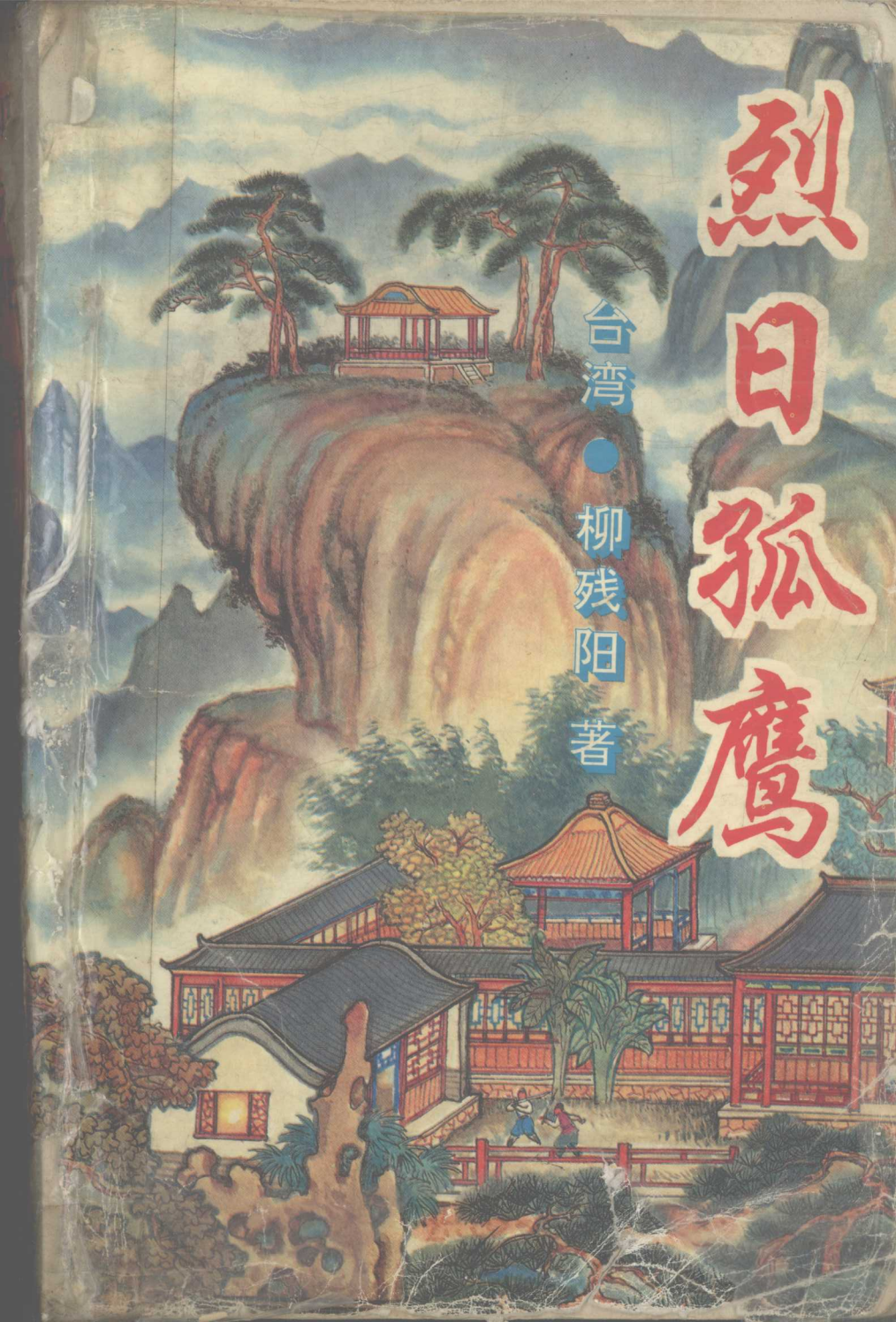


烈日孤鷹

台灣

● 柳殘陽 著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 葛佳映

封面设计 静 彦

烈日孤鹰

(台湾)柳残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七二二六工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8 印张 2 插页 340 千字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80605—194—5/I · 161

(上、下册)定价:19.50 元

目 录

沉天豁命搏老煞	(285)
阴风愁雾心似晦	(311)
世事如波起伏起	(328)
色心淫性易招灾	(349)
霹雳烽火拂晓血	(364)
追魂夺命锱锋寒	(382)
山林岁月浮尘梦	(398)
飞鸥出云血似烟	(418)
百劫余生境若幻	(437)
浮海乘波凝杀气	(457)
金戈铁马谈笑间	(471)
月黑风高祭血旗	(492)
赤眸毒胆夺命来	(513)
天愁地惨泣飞魂	(533)
月落星沉事如烟	(549)

沉天豁命搏老煞

屈归灵淡淡地笑道：

“既你如此知己知彼，却尚在等待什么？”

安磐从卧椅上站起身来，邪异地一笑：

“我没有在等待什么，我只是想知道，你们潜入‘鲸穴’的人具有哪种身份，以及，到底来了多少人，现在，我的两个问题全已得到答案，所以我已经不必再等待下去。”

屈归灵的眼神倏硬，身形微弓，安磐的足尖突然轻碰卧椅右下侧的那支红木雕花脚柱，就在屈归灵站立的位置，脚底约有五尺正方的一块地板，骤而翻转，一排钢矛，由翻转的空隙猝往上插，而屈归灵却已闪电般掠进室内！

安磐的反应极为正常，好像他也料到那排钢矛伤不了屈归灵，他轻轻往后一滑，手指已拈住钢床床头垂自承尘的一条黑色丝带，几乎在他手指拈上丝带的同时，屋顶雕刻成团团福寿图形的木嵌承尘，蓦然在“哗”的一声齐齐缩叠，展露出间隔式的无数圆洞来，但闻机括连响，圆洞中短矢如雨猛烈又密集的笼罩洒落——只除了铜床所在的范围！

屈归灵自卫的方法，更是简单之至——当机括声甫起，

他人在半空，一个斤斗从空中翻出，等他双脚落实，眼前的寝居之内，已是满地密钉着锐利短矢，亮晃晃的宛若果真下过一场箭雨。

站在铜床旁边，安磐笑得有几分无奈，他摊摊手，摇了摇头道：

“孤鹰不愧就是孤鹰，这些机关埋伏，还真对你派不上用场……”

屈归灵不紧不慢地道：

“你的所谓‘严密布署’、‘心血设计’，莫不成就是指的这等玩意？”

安磐扬眉道：

“怎么着？”

屈归灵笑了笑，道：

“如果你指望这些坑孩子的把戏来陷住我们，安磐，恐怕你就失之天真了。”

安磐跟着笑道：

“不过，你不会以为我果然如此天真吧？”

屈归灵道：

“当然不会，否则，你怎能干上魏长风的副手？”

安磐连续击掌三响，稍稍一顿，再击两响，二楼上原是门扉紧闭的其他九个房间，立刻整齐一致的门向外推，每扇门内，都出现了一个人，一个黑巾黑衣黑靴的人。

当门而立的九个黑衣人，显然全是“铁桨旗”的一时之选，他们容貌或有俊丑、体态或有肥瘦，可是那种盈目

的杀气，不惜誓死一拚的志概，却仿佛凝形成势，便看不见摸不着，却也深深震撼了人心。

安磐像是一个独沽一味的商人，形色骄傲的在介绍着他得意的各式商品：

“这九个人，屈归灵，全是我们‘铁桨旗’‘雷’、‘电’、‘风’、‘云’四殿中挑选出来的好手，我说好手，可能你心中不以为然，但你马上就会知道我不是夸言，他们的能耐，以及他们的忠勇，将给你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屈归灵的脑子里不由浮起“三刀断虹”的影像来，那三位，不也是“铁桨旗”“雷鸣殿”的好手么？冲着安磐露齿一笑，他道：

“相信你说得不错，安磐，我们就在这里豁起来看么？”

安磐狡猾地道：

“既要拚命，在哪里拚都是一样，外面虽说地方大，追逐奔腾起来却挺累人，楼上窄是窄了点，但回环进退之间，才越发可显功力，屈归灵，你就认了命，别出歪主意啦。”

屈归灵道：

“地方是你们的，安磐，只要你们不怕弄得血糊淋漓，我自然更不在乎。”

安磐轻描淡写地挥挥手，似是在吩咐饭馆里跑堂的开始上菜：

“时候到了，我说兄弟们。”

最靠近寝室，左侧头上的那扇门内，这位又黄又瘦的

仁兄便一个斤斗倒翻三尺，人在悬空，两只“峨眉刺”掣掠吞吐，飞快刺向屈归灵。

几乎不分先后，右侧边房中的那个粗矮汉子，亦贴地暴扑，一柄“分水薄刀”活脱片片波光，像打着旋转般斜飘而至。

屈归灵卓立如山，寸步不移，他的目光凝聚在芒影的闪动与奇幻的变势中——“穿心刺”倏然抖起一点寒星，只是一点，那干黄瘦小的朋友已兵器猛荡，人往后仰，而星点猝斜，同一时间击中连翩削来的“分水薄刀”，使刀的仁兄溜地回滚，虎口上业已见血。

走道另一边，叶潜龙也独力迎住三个对手，围攻他的三个人，一个头如芭斗，腰粗膀阔，体形决不比叶潜龙稍逊，正握着一把大号“鱼鳞紫金刀”做主力攻击；另一个缺了左耳右眼的伙计，则使着一对“倒刃勾”跳跳蹦蹦似只猴儿般绕着圈子游斗；第三位更是阴邪，人窝在门里，抽冷子便是一记狠招，这家伙的武器是一杆“没穗枪”，光溜溜的矛尖伸缩如电，配上他那细瘦的身子，倒是相当合适。

攻扑屈归灵的两人才向后退，其他房门内又窜出了四位来，这四个人在不够宽敞的走道中，却有他们独特的应战方法——两个人各执着一只“爬山爪”支持体重，分由左右壁端攀附过来，爪扣爪起，竟然游走如飞，运行下空出的另一只手则挥剑如虹，芒刃闪炫，密若骤雨。

这两位是居高临下，从上头施展；那两个则并肩齐步，就由走道正面进攻，两个人使用的玩意更见趁手，一个拿

着“方天戟”，一个直挺“大扫刀”，真正是长枪巨刃、冲锋陷阵来了。

走道的面积只有这么宽窄，高度亦仅得如此上下，四位仁兄把空间完全占满，短家伙险、长家伙强，得理不饶人的猛扑过来，光景是根本不让屈归灵有抗拒的余地！

屈归灵的“穿心刺”，长约三尺有半，抖到尽头，也够不着对方刀戟的另一端，而长戟掀戮，扫刀挥霍之下，高攀在壁顶的两位犹仍剑势飞旋，咄咄逼人，背后寝室内，还站着一个虎视眈眈的“青面魔君”安磐，眼前的情况，可确实有些“坐腊”了！

寒光冷电以各种不同的形象汇聚向屈归灵，就在各式芒采将要接触到他身体前的刹那，他的身形暴翻猝施，于旋动的同时，晶莹闪耀的一片光焰突兀把他全身裹卷于内，并以难以言喻的快速往上往前飞掠——乍然看去，仿佛一道光柱在矫舞伸舒，宛似长龙经天，威猛至极。

金铁的碰撞声、折断声，便像千百柄大锤此起彼落时的嘈杂震动，扭曲的剑锋、变形的戟刃与刀身，零碎四散，交织反弹，当然，其中还掺合着人的肢体、内脏、毛发、血肉，不过，却难以辨识这些东西原来是什么形状，及属于哪个部位的了。

要是没有人见过“身剑合一”是什么样子，现在，屈归灵已表演过了。

层裹在他身上的光电，在须臾间消失，他脸色苍白，脚步微显踉跄地骤然回身，安磐的“万字夺”已冷焰炫目的

到了头顶——安磐拿捏的出手时机十分准确，也异常狠毒，他知道运展这种“身剑合一”的至高剑法最耗真力，尤损本元，运展之际固然锐不可挡，无坚不摧，但时间决不会长，尤其在收剑的一刹，正是力竭气虚，精血浮沉未定的当口，执剑者必然有某种程度的恍惚吁喘现象，趁势猝攻，得手的比算相当不小，如今，他正是这样扑了上来。

屈归灵手上的“天残剑”是由最精最纯的缅甸钢打造，不但削铁如泥，锋利无比，其韧性之强，足可环腰为带，卷曲随心，使用这样的兵刃，绝对要有足够的内劲、灵巧的手法，以及气脉精魄与剑身的相通，才能如臂使指，浑同一体，平日里，他剑出剑收，顺势应变，皆是瞬息之事，此刻可不大一样，安磐来势如虎，又排拣在这么一个要命的关口上，收剑再出，只怕不及，但在气力虚浮的这一刹若是仓促运功，又恐劲道不足贯透剑锋，去速不够，更蒙其害——思维的转动只是俄顷，屈归灵身形暴退，右手颤抖，“天残剑”活蛇也似卷绕于腕，左手上翻，“穿心刺”“铮”一声射出，强劲若矢！

安磐全身向右侧猛斜，飞起一夺硬击刺竿，另一夺蓦地划出一团光影，夺头却自光影的背面突现，万字形的寒芒闪亮，屈归灵的前胸已“嗤”一声裂开一道三寸长的血槽！

于是，那手执“分水薄刀”的朋友迅速从门内冲出，刀光盈雪，劈头就砍。

屈归灵身形忽然大大的摇晃，摇晃的速度之快，像

是他根本就不曾摇晃过一样；“分水薄刀”三次斩空，他的右腕骤扬，“天残剑”又似活蛇飞吐，冷焰起处，那位仁兄已怪嚎一声，破胸开膛的倒滚出去，血喷得宛如瀑散！

使“峨眉刺”的伙计便在这时正好一头窜上，双刺上下并出，狠扎急戳来，屈归灵的“穿心刺”居中长射，竿尖透空，发出锐利的磨擦声响，而后出先至，不待对方的家伙够上位置，他的竿尖已将那人逼得狼狈腾挪——当然他不会让这位好兄弟继续腾挪下去，前刺的竿尖走势未变，只在突然的跳动下洒出一点星芒，星芒闪灿，使双刺的仁兄脑门上立刻爆现一朵血花，好鲜艳的一朵血花。

血花映浮的过程只是一瞬，生命的结果却是永恒，那又黄又瘦的小个子身躯朝上蹦跳，连声惨叫都没有，便恁般安静的蜷伏下来，安静乖驯得像条小哈叭狗。

这两人对屈归灵发动狙袭到顺天应命的辰光，快得仅在人们的呼吸之间，几乎眨两次眼，就从开始到了终结，愤怒至极的安磐并不痛惜他两名手下的死亡，他恨的是因为这两个人占据了攻毒的空间，挡住他追杀屈归灵的前进位置，如今，两名手下非但毫无价值的送了老命，他那或可侥幸获胜的珍贵时机亦已消失，目注遍地残尸赤血，叫他如何不气得咬牙切齿了。

姓安的在想什么，恼什么，屈归灵自然一清二楚，他靠在墙上，双眼轻眇，带几声呛咳的笑道：

、“有时候，安磐，以众凌寡或以多打少，并不见得十分合算，你说么？”

安磐阴恻恻地道：

“你运道好，叫他们挡了我的路，否则，你早就和他们躺在一堆了！”

屈归灵的脸色依旧苍白，但瞳孔中的光芒却清澈明亮，他的声音略显暗哑，说话的气劲却相当沉浑悠长：

“安磐，人活一生，都能逢着某些机会，不过，逢上了却须切实把握，因为机会来去无征无兆，稍纵即逝，这一次把握不住，下一遭就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甚至永远不再，你失去了一次机会，我怀疑你还有相同的好运！”

“咯崩”一咬牙，安磐青森森的面颊往上吊起，他从齿缝中抽着气道：

“场面只是开始，姓屈的，隔着落幕犹早，如果你认为你占了上风、赢了阵仗，就未免想得太乐观、太幼稚了。”

用眼角的余光瞄了瞄走道那头尚在火并激战中的叶潜龙，屈归灵平静地道：

“我们不是在赴你的酒宴，还等着一道菜一道菜的由你上？安磐，这是拚命，拚到我们认为够本够利的辰光，去留就不在于你了，我们若是要走，谅你也拦不住！”

冷冷一笑，安磐道：

“看我拦不拦得住！”

屈归灵古井不波地道：

“让我们彼此证明一下，安磐，这不是你一贯的自说自话能以定规的！”

一声嗥叫便接着屈归灵的语尾响起；屈归灵略略斜眼，

正好看到那手使“没穗枪”，躲在房间门内阴着打偷袭的仁兄伸张两臂，一头撞跌——说是一头撞跌，未免笼统，因为严格论起来，那人已不算还有脑袋，脑袋早已被砸砍得血肉模糊，仿若一团烂柿子了！

安磐形色倏变，身躯微向前倾，屈归灵笑着将“穿心刺”横拦，闲闲地道：

“你过去不得，姓安的，除非你先经过我这一关，你自己琢磨，有这个本事么？”

双夺交叉于胸前，安磐的表情忽然沉静下来，他用一种近乎虔诚的音调，像是在朝空中某位能够帮助他的神祇祷告：

“孟前辈、山前辈，安磐无能，还得有劳二位前辈圣驾，赐助一臂，以灭此獠！”

屈归灵并不以为安磐的模样可笑，更不轻断对方在装神弄鬼，他立即退后一步，全神戒备，直觉的反应，隐隐中似有一股无形的压力在凝结，而且迅速挤迫过来！

安磐身后的寝居里，靠着铜床的那面墙壁，就在这悄无声息的旋开，从墙壁旋开的两侧空间中，各自缓步走出一个人来，右边的一个，身材胖大，秃顶无发但却白眉白髯，衬着满面红光，一袭白袍，倒有几分神仙中人的味道；左边的那位，长像与他的同伴正好相反，满脸皱纹褶皱，黄疏疏的头发毫不整理的任其杂乱披散，佝偻着腰身，手上握着一只色泽乌黑，通体盘结交错的“鸪首仗”，一步一顿，像是一阵风都能吹跑了他。

安磐赶紧往旁退让，哈腰弓背，似是在恭迎活祖宗一样迎接着这两位老人，他目光下垂，敬谨小心得连嗓门都有些沙哑了：

“孟前辈、山前辈，形势变化，殊出所料，在下眼见情况不易控制，方斗胆恭请二位法驾现身压制，有扰清神，尚乞恕宥——”

满面红光的白髯老头哈哈一笑，挥着手道：

“我说安磐，你就别这么诚惶诚恐法啦，我们两个老不死，这趟来‘黑岩半岛’是干什么的？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自当豁劲替‘铁桨旗’挺上一挺，否则，岂不是只端着老招牌吃闲饭来了？”

安磐忙陪笑道：

“言重言重，孟前辈是太也言重了……”

自这两位老人一出现，那边与叶潜龙拼得火爆的一双“铁桨旗”朋友，亦立时抽身撤下，面向叶潜龙，背对着这头，采取的是防卫的势子，看情形，他们乃在等候着进一步的发展与指示。

叶潜龙仍是老习惯，一声不吭的卓立原地，“双鱼剑”拄在身前，他两手垂叠，搁在剑柄之上，虽然带着微喘，气势却仍稳当之极；他不曾趁机追杀敌人，不是他发慈悲，他也警觉到局面有变，只怕大难将兴！

姓孟的老头儿瞧一眼遍地的血肉狼藉，不禁频频摇头，他的目光转投向屈归灵脸上，在一阵仔细端详之后，居然笑吟吟地开口道：

“你叫屈归灵？”

屈归灵微微躬身道：

“正是在下。”

老头儿拿左手拇指朝自己隆挺的鼻尖点了点，越发笑容可掬地道：

“那么，你可知道我这老不死是谁？”

屈归灵神情肃穆——甚至透着艰涩地道：

“前辈想是黄海‘赤严岛’‘白眉仙翁’孟天复孟老前辈……”

哈哈一笑，老头儿拍了拍手：

“好见识，料不到我这老不死许多年不出江湖，却仍有不相干的人一眼就能把我认将出来，呵呵，‘赤严岛’的孤单岁月倒是未曾白抛！”

说到这里，他又一指身旁那枯瘦干瘪的佝偻老者，露着满口整齐坚硬的白牙道：

“再考考你，屈归灵，这一个老家伙，你可知道他是何人？”

屈归灵缓缓地道：

“‘终南山’‘孤塔峰’的‘一杖独行’山莫古山老前辈？”

孟天复大笑道：

“好，好，好眼力劲，不错，这老家伙正是‘一杖独行’山莫古，屈归灵，有你的，我们从未谋面，你招子一瞥就知道我和山莫古的底细，多少年闯道混世，总不算白

搭！”

当然不算白搭，“白眉仙翁”孟天复、“一杖独行”山莫古，非但是武林中盛名烜赫的前辈怪杰，更是江湖上无出其右的“海怪山魅”，这两号难惹难缠的人物，如果还认不出来，刀口饭岂不是枉吃了？

“一杖独行”山莫古的个性，显然不似孟天复来得开朗，孟天复在大笑，他只手扶“鸠首杖”，冷着一张皱纹深刻的老脸，丁点表情不带，模样里还真透着特立独行的散岸之态。

孟天复指指地下的横竖残尸，依然笑颜不改地向屈归灵道：

“这些人，都是你杀的么？”

屈归灵觉得喉头有些发干，不知怎的，心腔子竟亦猛烈收缩了几下：

“是为在下所杀。”

孟天复嘴里“啧啧”了两声，道：

“屈归灵，杀人也得讲求个手段才是，像你这样近似凌迟碎割的杀法，不嫌过份么？到底他们和你并没有深仇大恨呀！”

舐了舐嘴唇，屈归灵道：

“生死搏命的关头，有时候难免考虑不到出手的方式，尤其在剑刃的快速旋转下，想要维持对方的完整更属不易，前辈高人，当能体谅现实状况下的无奈。”

一双虎眼翻起，孟天复道：

“你是在说，他们是被你用‘身剑合一’的剑式所杀？”

屈归灵道：

“在前辈眼中，不过是雕虫小技。”

嘿嘿一笑，孟天复道：

“你倒挺谦虚，但却谦虚得不是时候；屈归灵，练剑练到你这等火候，亦大非易事，可惜今晚上要糟塌你了！”

屈归灵的丹田倏紧，有一股凉意从心底往上攀升，他强持镇定的道：

“前辈与山前辈，都是武林中的先进，两道上的鼎柱，受千万人尊敬崇拜，风格节义，仰之弥高，而魏长风所作所为，丧天害理，触干大忌，为明人之不耻，二位前辈竟如此偏袒于他，亦不怕蒙受为虎作伥之议？”

孟天复眯着眼道：

“屈归灵，你敢这样对我两个老不死说话，足见颇有胆识，现在，我们且不忙着玩真的，让我告诉你一点人生的经验、年次间的世故。”

一直不曾开口的山莫古，这时忽然轻咳一声，似乎是不大耐烦了，孟天复却不理他，管自兴致极佳的说下去：

“首先，你必须明了魏长风跟我是什么关系，他的师父孟天敬，便是我的嫡亲哥哥，我对长风，有双重的师叔情份，虽然天敬大兄早逝，这些年来，长风却从来不曾疏忽过对我的孝敬，‘赤严岛’孤悬海隅，波涛汹涌，他仍然按时定省、嘘寒问暖，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海岛的岁月冷

清寂寥，我又是个老人，还有什么比一颗赤诚虔敬的血心更能使我温暖与感念的？”

屈归灵的一颗血心却不禁在往下沉，他用力勾动着唇角，干涩地道：

“不知前辈还和他有着这么一段渊源……”

孟天复笑道：

“这段渊源可是深着啦，屈归灵，在这种情形之下，你说说，长风有了困难，我能袖手旁观么？所以，我就来了。”

屈归灵像是在挣扎着道：

“但，孟前辈，是非曲直，却须有个公论，二位前辈不该昧于情份，便罔顾真理——”

哧哧笑了，孟天复道：

“说到这里，才算点上了主题，屈归灵，我不是要告诉你一点人生的经验与年次间的世故么？你该记着，人活一生，不过百载，如何过得舒泰、活得痛快，方为主要意义，长风和我有这么深切的关系，大半辈子的情感，更由着我享受我喜欢的一切，提供我所有的需求，形势上我们已经密不可分，而你，竟要来破坏这种形势，你想想，我会答应么？至于你口口声声，挂在嘴上的什么是非曲直、什么公论真理，于现实情况中，未免就显得愚昧及微不足道了！”

吸了一口凉气，屈归灵居然连话都说不顺畅了：

“你的意思是，前辈……只因为你们有这层渊源，有这种物欲上的供需关连，便任什么冤屈黑白都可以不论？”

重重点头，孟天复这一次不笑了：